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王右丞集

(一)

王維撰

趙殿成箋注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王右丞集

(一)

王維撰

趙殿成箋注

國學基本叢書

王右丞集

(二)

王維撰

趙殿成箋注

國學基本叢書

王右丞集

(三)

王維撰

趙殿成箋注

國學基本叢書

王 右 丞 集

(四)

王 維 撰

趙 殿 成 箋 注

國 學 基 本 叢 書

王雲五主編
萬有文庫
第二集七百種

王 右 丞 集
四 冊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

*E七五六

徐

雙

撰 者

王

維

箋 注 者

趙

殿

成

發 行

王

雲

五

印 刷 所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發 行 所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上海及各地

上海河南南路

上海河南南路

註書難。註唐以前書尤難。蓋世遠則古書多亡不見。故雖博瞻者猶難之。況未亡者。尙多未見。安能註哉。今世註家止取習見語。填綴滿紙。稍稀僻。卽闕。嘗見吳中陋者。註昌黎詩。首引學而篇釋學字。不覺失笑。世有未讀魯論。乃欲讀昌黎詩者耶。其有黠者。記問雖稍瞻。又率誣古人以就已意。如虞山錢叟。註少陵義山詩。並誣以學佛。以自蓋其晚歲逃禪之謬。不知身許雙峯。自表遊興耳。夜半安心。蓋謝令狐楚授四六文法於佛何涉。其舊解譌者。未能駁正。反舉不譌者譌之。無益有害。何以註爲。乾隆丁巳。余奉命祭夏禹王陵。過錢塘。松谷趙君來見。出所註王右丞全集貽余。余方請急省覲。未暇展視。至家而憂。居踰三年。取其書讀之。則不陋且典。不黠且醇。異乎近世之爲註者也。右丞唐人。又素學佛。乃僻事必註。而佛語則以爲素所不習。其駁正舊說。不下百十條。其辨霓裳曲七疊始有拍。以駁按樂圖妄說。則不惟註右丞詩。併可以糾新舊二唐書之謬。其有功于學者大矣。右丞晚節頗有警詆之者。然其詩在盛唐。名出少陵右。佗文亦娟麗。自當有註。況其服藥。取痢伴瘡。賦凝碧池詩。心未嘗忘君。惟未能引決耳。歐陽公謂老氏貪生。釋氏畏死。然則其不能引決。亦學佛誤之也。人可不愼所習也夫。趙君從兄大司空與余同佐戶部。相親厚。其兩從弟谷林意林。余皆識之。故樂爲序云。臨川李紱題於京邸之紫藤軒。東偏書屋。

傳稱詩以道性情。人之性情不一。以是發于謳吟歌詠之間。亦遂參差其不同。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。唐之詩。傳者幾百家。其善爲行樂之詞。與工爲愁苦之什相半。雖于性情各得所肖。而求其不悖夫溫柔敦厚之教者。未易數數觀也。右丞崛起開元天寶之間。才華炳煥。籠罩一時。而又天機清妙。與物無競。舉人事之升沉得失。不以膠滯其中。故其爲詩。真趣洋溢。脫棄凡近。麗而不失之浮。樂而不流于蕩。卽有送人遠適之篇。懷古悲歌之作。亦復渾厚大雅。怨尤不露。苟非實有得于古者詩教之旨。焉能至是乎。乃論者以其不能死祿山之難。而遽譏議其詩。以爲萎弱而少氣骨。抑思右丞之服藥取痢。與甄濟之陽爲歐血。苦節何殊。而一則竟脫于樊籠。一則不免于維繫者。遇之有幸有不幸也。普施拘禁。凝碧悲歌。君子讀其辭而原其志。深足哀矣。卽請揆之致身之義。尙少一死。至于辭章之得失何與。而亦波及以微辭焉。毋乃過歟。又古今來推許其詩者。或稱趣味澄澁。若清流貫達。或稱如秋水芙蓉。倚風自笑。或稱出語妙處。與造物相表裏之類。揚翮亦爲曲當。若其詩之溫柔敦厚。獨有得于詩人性情之美。惜前人未有發明之者。詩註雖有數家。頗多舛鑿。至于文筆。類皆缺如。鄙心有所未盡。爰是校理舊文。芟柞浮蔓。搜遺補逸。不欲爲空謬之談。亦不敢爲深文之說。總期無失作者本來之旨而已。獨是能薄材謝。讀書未廣。縱有一隅之見。譬之管窺筐舉。所得幾何。幸而生逢聖世。文教誕敷。炳炳麟麟。典籍于今大備。而博物洽聞之彥。接武于蘭臺麟閣之間。可以折中而問難。行將訪其所未知。訂其所未合。以定斯編之闕失。其或有雌霓謬

呼金根妄易薪歌延瀨之未詳者。苟有見聞。克以應時改定。是固區區之志焉矣。乾隆元年歲在丙辰正月望日。仁和趙殿成松谷氏漫題于書圃之目耕堂。

讀趙君松谷所箋註王右丞詩文二十八卷。其約者。不失之略。其詳者。不失之支。析疑糾謬。于後學大有裨益。余嘗謂。註書各有體裁。郭景純註爾雅。鄭康成註毛詩。格應如是。若裴松之註三國志。劉孝標註世說新語。皆能補原書所不載。而其辭又雅馴。頗見魏晉風軌。郭象註莊。直是借南華大旨。自成一部子書。酈道元註水經。則又借桑欽標題。自成一部山水記。皆不當僅僅以註視之。今觀松谷所註。其考核精當。能發前人之所未發。竟可自成一家詩說。校長絜美。安在古今人不相及耶。松谷天性純孝。親疾。嘗割股和藥。居喪柴毀骨立。一時賢士大夫。以狀聞于郡縣。請以孝廉應選。松谷以母制未終。堅謝不肯就。行義卓卓。著兩浙間。又其志趣卓犖。工書好學。左圖右史。朝夕不暫釋。著書多種。未嘗輕出示人。其所輯臨民金鏡錄。載于令上海時薄政一條。與彭城李公。柏鄉魏公。治浙中莠民事二則。並大書特書于其間。郭生培元。間取以示余。余愧謝不才。得邀椽筆。以此益知松谷。留心世事若此。行將大抒其所學。以表見于世。豈僅效書生輩。尋章摘句。摘華採藻而已哉。世之見聞者。勿以餽經飭史。淺視斯編。更勿以雕蟲小技。薄量松谷可矣。慶湖李發枝拜題。

開元天寶之間。詩人比迹而起。鋪陳終始。排比聲韻。工部實爲之冠。擺脫町畦。高朗秀出。右丞實爲之冠。右丞博學多藝。雅意元譚。比物儷辭。該達三教。是非膚核之學。可以測其津岸矣。吾友趙君松谷。服膺是集。沿波討源。一字之根歷。研辨不少寬假。積數年。註旣成。予間與之論。右丞之出處。明白其大節。松谷未嘗不臚予言也。右丞閨門友悌。見推多士。扈從不及。受祿山僞署。世遂以爲白圭之玷。迹其服藥取痢。稱瘡求免。舊史已力爲湔雪。而凝碧一詩。秋槐野烟。傷心掩泣。是卽惓惓不忘君父之左證。固不可與張均張垍諸人。比倫矣。小說鬱輪袍一事。以時世考之。右丞開元九年登第。爾時姚崇秉國。明皇方急于圖治。親策試。應制舉人于含元殿。務收賢俊。用寧軍國。太平安樂之覆轍。殷鑒不遠。肯以狀頭付之嬰兒子之。予奪乎。迨其後。別墅流連。焚香禪誦。蕭疎高遠。不干榮進。而謂早歲躁于進取。肯自廁于優伶之伍乎。右丞一代雅人。而受誣者。幾千載。惟予與松谷。有獨知之契。松谷遂能窺尋其本末。卓然成一家之言。予特病懶。而未獲飲助。滋愧矣。嘗見宋槧草堂集註杜詩。號稱千家。其中訛舛。尙未得免。後人之訾摘。范石湖亦囑陸放翁註蘇文忠公詩。放翁謝不敢任。夫以放翁之深于詩學。其去文忠時。風流未遠。猶怒焉謙避。不遑。今松谷立于千載之下。獨能披陳往事。搜錄遺文。于恆河沙中。時獲鉤金。螢乾蠹老。曾無倦容。又非有千家集註。爲之導揚其先聲。較視昔賢。尤稱難已。松谷天性純摯。居母喪。柴毀郡縣。以孝廉徵。顧守禮弗肯就。蓋其惇行勵俗。作人倫坊表。斷斷于名教之地。有如此。予故因序右丞詩註。而特詳論之。有品目。

王右丞集 序

六

吾松谷者、寧可求之文藝之末哉。乾隆二年、太歲在丁巳、二月朔、同學弟杭世駿、拜手書。

昔人稱詩爲有聲畫。畫爲無聲詩。二者罕能並臻其妙。右丞擅詩名于開元天寶間。得唐音之盛。繪事獨絕千古。所謂無聲之詩。有聲之畫。右丞蓋兼而有之。吾友松谷先生。好古不倦。奮志搜討。嘗取右丞集。手自箋釋。句斟字酌。疑文墜事。靡有放失。用補前明顧氏之遺。今年夏。余歸自京師。與松谷道故之暇。出是編見示。探奇索隱。證據詳密。大非顧氏所能及也。夫右丞之詩。天機清越。辭旨元微。謏聞庸學。難可殫論。旣得松谷之註。而燦然大白。其畫輞川圖。今旣不復得見。獨萬峯積雪卷。猶在人間。他日松谷脂車北來。吾當力索舊藏。與松谷共讀一過。相顧動顏。嗟賞默喻。其無聲之中。具有聲之趣。不識松谷以爲何如也。姑書此語以俟。同里學弟符曾題。

吾友仁和趙君松谷來京出所箋右丞全集示予。蒼萃羣書。削去華葉。有是哉。其既博且精也。人代日遠。衆言紛綸。李嘉祐絕無白鷺黃鸝之句。而或妄誣右丞以蹈襲。向微晁子止辨之。彼燕說之謬。其有窮耶。此猶其小者。右丞以遺世之高致。而見污于祿山。至今遺議未已。松谷爲之洗其沉屈。足比于眉山之雪太白。予謂是時。天子入蜀。東宮起朔方。右丞不死。殆亦思乘間自脫。向行在耳。豈知託病不遂。竟遭維繫。斯烈士于患難之際。所以致戒于委蛇也。雖然。右丞風期高雅。絕非塵世中人物。吾故信其晚節之可原。苟其人不如右丞。而欲于生平波蕩之後。藉口昔人。山妖水怪。反自訴其飛躍之不幸。斯則論世者所弗寬也。得吾說而存之。未必不與松谷之說互相發也。卽以右丞之禪悅言之。唐人一時習氣。多愛遊古松。慈竹之間。而右丞之清臞。尤其性之所近。若其弟夏卿。爲之移華子岡。孟城坳之幽閑。欲以施之廟宇。則荒矣。是皆讀右丞集者所當知也。近日浙西撰述之盛。莫先趙氏。松谷之弟。谷林意林兩徵士。谷林之子誠夫。並博綜文史。著書滿家。而其家園林竹木之勝。爲湖山生色。亦幾幾藍田輞水。寒村遠火。犬吠如豹。一門班管。互相疏證。如此著書。豈有不傳。松谷于是箋之成。悵然于其子行久之多所欣助。而今不及見也。嗟乎公休壯興。能于其先人身後。理史局之緒言。而元澤之解三經。卒不永年。大化修短。寧可究詰。但使有可傳者。其又奚悲焉。乾隆二年丁巳十月之望。謝山學弟全祖望拜手纂于雙非寓寮。

箋釋之學自古爲難。註班書者服虔、應劭、如淳、晉灼而外，無慮十餘家。至小顏新註，穿漏解駁，指其牴牾差繆不少假借，自謂無復遺恨。而二劉兄弟父子旋起議之。註文選者李善而外，如呂延濟、劉承祖、張銑等，又加疏通，可稱該備。而邱光庭作兼明書，多是正其疏略，求如酈善長之于水經、劉孝標之于世說。歷世久遠，無有索瘢摘垢者。蓋指未易屈也。詩之有箋，昉自鄭氏。宋人箋杜集數十家，近人多取唐名家集爲之句櫛字解，以便觀覽。而王右丞集獨鮮善本。右丞詩在開寶間，早擅英聲。代宗批答弟緡，進遺集表，有抗行周雅，長揖楚詞之褒。商璠謂維詩詞秀調雅，意新理愜，在泉成珠，著壁成繪，一字一句皆出常境。千年來與儲太祝、王龍標、岑嘉州、孟襄陽並驚天壤，尤推傑絕。文格華整超逸，雖不以此獲稱。宋姚鉉撰唐文粹，持擇頗爲精審，擷取不遺。詩筆並茂，洵乎才人之極致也。吾友趙君松谷愛翫是編，彈見洽聞，留心綴述，排比成二十八卷，出以示予，曰：吾之爲是註也，唯詳且慎而已。詳故世士所津逮之籍，左證明白，根括完善，卽至榆函貝葉之藏，亦無缺漏，而疑義所在，愼而闕如。郢書燕說，吾知免已。又以餘力葺評跋，羅繪事，具年譜，展卷之下，如與高人詞客在欽湖竹里間，繩坐靜言，晤對于千載之上，寧非藝苑勝引哉！若右丞迫祿山僞命，當賊平時，與鄭虔並囚宣陽里，虔以善畫，祈崔圓得免，謫台州司戶。右丞以秋槐落葉之句，達肅宗，從輕左遷中允，善乎少陵之目右丞曰：共傳收庾信，不比得陳琳。一病緣明主，三年獨此心。于鄭司戶則曰：萬里傷心嚴譴日，百年垂死中興時。又云反覆歸聖朝，點染無蕩滌，則王鄭之優劣，詩

史先有定論。又何待後人之喋喋邪。予因歎箋釋之難。而喜松谷之詳慎。可爲註書之法。後世雖有索癢摘垢者。當亦俛首下心。無可置喙矣。乾隆丁巳冬十一月十日。同學弟厲鶚拜書于南湖葭簣軒。

右丞詩句妙九州。楚詞後語獨謂其詩萎弱少氣骨。又其丹青冠絕今古。米友仁獨云王維畫見之極多。皆如刻畫。不足學。余嘗謂二語所謂別開生面者。然宇宙遼闊。必有淹雅之士。克辨其是非。及讀松谷所作右丞詩文箋註。貫穿古今。採擷史傳。搜奇網逸。昔人評論罔不俱備。一再披讀。知前之二語。有不待辨而自明者。松谷誠右丞異世知己哉。右丞登第。舊唐書謂是開元九年。新唐書但云開元初。而楊升菴科第題名考云。開元五年進士二十五人。狀元王維何耶。據雍錄長安志二書。皆以凝碧池在西京。胡三省作通鑑音註。謂徧檢諸書。祿山反後。未嘗至長安。以新史祿山入長安爲誤。而指其所宴之凝碧池。爲在洛陽者。引唐六典以爲證。書之未易考核。若此。松谷是編採錄甚富。而片言隻句。不肯妄輯。有所評駁。皆能一空陳解。不沾沾焉唯多之爲貴。尤有當哉。乾隆丁巳長至日。同學弟王琦拜書。